

半个太阳

B A N G E T A I Y A N G

原 草 著



海燕出版社

半个太阳

B A N G E T A I Y A N G

原 草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半个太阳/原草著. — 郑州: 海燕出版社, 2001. 6
ISBN 7-5350-2172-7

I. 半… II. 原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31823 号

海 燕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

(郑州市经七路21号450002)

河南明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河 南 省 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开本 880 × 1230 32 开本 7.375 印张 134 千字

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2 000 册

ISBN 7-5350-2172-7

定价: 12.00 元



九 月

九月一日，开学的第一天，方选媚坐在红杏初级中学初三（一）班的教室里，心情很高兴。

一个漫长的暑假总算度完了。新班主任教语文课，是一个年轻的女教师，二十七八岁，叫陈述。

这会儿，她在课堂上说：“九月是我的家访月，往年往届都是这样。家访的顺序以抽签的形式决定。抽住三号的，就是三号这一天，我去你家。抽住三十号的，就是三十号这一天，我去您府上拜访。”

三分钟的好奇，两分钟的讨论，五分钟的喧闹之后，家访的顺序就定了下来。不巧，九月三十号，老师最后一天才去“府上拜访”的正是方选媚。

陈老师讲话很亲切，衣着也简约。“简约”是目前一个极有品位的词，如“精神简约”。

也许是现在的大人们活得太复杂了，要返璞归真，如



同学生。学生真的简约吗？

陈老师说：“从今以后，你们每周写一篇札记。所谓札记，就是想什么写什么。不限字数，不限体裁，但是要做到五个字。”

接着，她在黑板上写下“吾手写吾心”。

她说：“每周二由学习委员送到我的办公室，周五再发给大家。”

课间，方选媚找到李一静，把这一“喜讯”告诉了她，没想到李一静羡慕得跟什么似的。

选媚最大的遗憾是她的好友李一静分到了二班，她不得不寻找个朋友，弥补这个空缺。头一眼，她发现了章晓亮，第二眼就被穿了一身蛋黄色衣服的柳叶吸引了。黄色，给人安详、温暖的感觉。

因此，昨天的联欢会刚一结束，选媚主动招呼柳叶。她发觉，柳叶这双细长的眼睛里有一丝淡淡的忧郁。柳叶的这双与衣服颜色极不般配的眼睛，触发了她的好奇心，她莫名其妙地更想成为柳叶的朋友。

初二时，柳叶和章晓亮是同班。

晚上，选媚在房间里写日记。说起来，她记日记的习惯是从十岁生日那天开始的。

那天，父亲说：“从今天起，如果你有一些想法，既不想告诉你妈，又不便告诉我，你可以写进日记里。”

那天晚上，她在她的第一页日记里写下这样两句话：

今天是我的生日，我有了第一个日记本，我画了一幅画：为小鸟画一座漂亮的房子。我爱爸爸，我爱妈妈，我爱我们这个家。

今天，选媚写道：

初二的时候，我常见他，中等个儿，浓眉毛，眼睛不太大，但高高的鼻梁，看上去很英俊。记得第一次看见他是在体育场对面的小树林，他和我们班上的楚天阔坐在地上，吹着笛子，笛声悠扬动听。一时间我莫名其妙地被牵进一种意境里，觉得自己的身体飘到了很远很远……

写到此，选媚朝门口望了一眼。以前的日记像“新产品展示会”，故意摆在桌上让人过目。有一次，妈在跟人打电话时不无得意地说：“我女儿和我肝胆相照，无话不谈。她从来没有秘密，她的日记定期让我检查……”

检查？对不起了，妈妈，女儿这一次决不能“肝胆相照”了，女儿必须把日记锁进小抽屉里。妈，下一次别这么跟人说了，为了“抬高”一下自己，竟然不惜人家的尊严。说我“从来没有秘密”，这不是向他人暗示我一直很幼稚吗？其实，你早该说，女儿大了，有自己的世界了。妈，我知道你是爱我的，但我更想拥有一片独立的心灵空间。

晚上，陈述老师家访楚天阔。

九月二日。晴。

半

个

太

阳

课间操后，有几个同学问方选媚札记该怎么写。选媚说：“写记叙文、说明文、议论文都行，实在没啥写呀，就写自己的老师、同学呗。对了，写诗歌也行。”

说着，她看见不远处的柳叶冷冷地瞧着自己。“怎么了柳叶，我说错了吗？”她问自己。

这时，其中一个同学说：“我写一篇读后感，假期里我读了一本小说。”

“什么小说？是不是关于……”另一个问。

“是一部非常好的科幻小说，不是关于爱情的。”

那个吐了吐舌头，说：“我才不看课外书呢，我写游记。”

……

当选媚回到自己的座位时，听见楚天阔和章晓亮在谈论自己：

“初二，她参加全省作文大赛，获得一等奖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章晓亮说。

选媚回眸时，恰与章晓亮的目光相遇，她嫣然一笑，脸不觉红了。

下了课，选媚对柳叶说：“你喜欢读小说吗？”

柳叶摇摇头。

“阅览室还有原汁原味的英语小说呢。”

“好，走吧。”柳叶想了想说。她的眼睛弯弯的，像月牙儿，很美。

晚上，选媚悄悄把门锁上，嘘了口长气，然后轻轻打开小锁，把日记本拿出来。

“选媚，选媚！”方选媚的母亲喊着。

“唉——”选媚赶紧收了日记本，打开门，慌慌张张地问：“妈，什么事？”

“门关这么严实干吗？”妈的头往里探了探说，“你的电话。”

“电话？哦，谢谢。”选媚去接听。妈立在不远处。

放下电话，选媚说：“是一静打来的，她和我计划这学期读五本名著，写五篇读后感。”

“这很好。”妈慈祥地说，“一个女孩要懂得含蓄，不断丰富自己的文化素养。”

含蓄？妈才不含蓄呢。一句话反复解释了三五遍还不甘心，甚至连余音缭绕的语言空间都不留，武断地认为她的孩子的智商是当代最低的。哪像爸，每句话都很有哲理，听爸说话，那才叫享受呢。

此刻，陈述家访章晓亮的父母。

章晓亮的父亲章建军出差了。母亲张洁因料理他外婆的丧事，到晚上十点还未归来。

本市的晚间新闻说一架飞机发生意外，三人死亡，八人受伤。

章晓亮无心看电视，他在楼下等候陈老师。他不知道

他的父亲就乘坐了这架飞机，而且此时正躺在一家医院里。

九月三日，陈述到柳叶家家访。

柳叶的父亲柳永才是福康商厦的总经理，母亲夏虹是一家报社的编辑。家访进行十分钟，柳永才的传呼、手机接连不断地响着。夏虹刚表歉意，谁知报社领导来电给她分配采访任务。最后，两人是各忙各的，倒是柳叶闲坐一隅。她长得很秀气，只是那双细长的眼睛里时常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忧郁。

这时，柳叶开口说：“陈老师，章晓亮下午在路上被人撞了。”

“啊?!” 陈述惊愕道。

九月四日，章晓亮没有来上课。上完最后一节课，开始评班干部。陈述说：“经过几天的接触，大家有了初步的了解。组长是轮流制，每人负责两周，班干是五名，一学期评选一次。我们是一个集体，我和大家要共同度过这段美好的时光。在这个大家庭里，我期待我们的每一天都是团结、进步和友爱的一天！”

方选媚被评为学习委员。

放学后，章晓亮的“亲密战友”楚天阔和肖朋等人一起去医院探望他。

楚天阔说：“晓亮，疼吗？”

“是的，裂了一个口子，缝了七针。”

“大丈夫跌倒了爬起来，还是一条好汉。”

“这多亏呀！大丈夫是被人撞倒的。”肖朋说，“这么一个酷哥儿，额头上留下七针的疤，太窝囊了！应该告他，至少也要索赔一笔损容费。”

“对！晓亮，应该告他。”另一位同学附和着。

楚天阔看看肖朋，肖朋不吱声了。肖朋的外号叫“小刺挠”，跟天阔的爷爷住同一栋楼，所以他们从小便在一起玩儿。跟楚天阔不同，肖朋一点儿也没有染上喜欢昆虫、鸟兽的嗜好，他认为最有吸引力的还是足球。

“泥蜂睡觉，是凭借口器的力量，将身体横撑在空中。”天阔用手比划着，“这个睡姿，人类不宜模仿。晓亮，你安心休养，我会帮你关照它们的。”

“是的，不论刮风下雨，天阔都会在小树林等着。”小刺挠学着天阔的声音说。

“谢谢！”晓亮真诚地笑了。

他们走后，方选媚、柳叶等几位女同学到了。

“很疼吧？”女生们都这么柔声细语地问。接着，有人抱怨道：“那人也真够缺德的！”

“已经这样了，生气是没有用的。”方选媚说着，把课堂笔记一一掏出来。她初一、初二一直是学习委员，知道怎么给同学补课。只是，今天是要给章晓亮补课！她现在的理智是克制出来的。好比演员演戏，进入角色前，明



明知道受伤的地方是用颜色染上的，那个假装受伤的人和自己又没有多大关系，但为了剧情的发展，哭得跟真的一样。所不同的是她要克制成很平静、很理性的样子为他辅导。

“对啊，晓亮，先把今天的课补上吧。”柳叶轻声说。她的细长的眼睛看上去美极了。

章晓亮点点头。

“吃一堑，长一智。以后，还得自己留点儿心。”选媚听了柳叶月光一样的声音，突然变得特想说话。

“没错儿。”晓亮难为情地看着她说，“那人闯红灯是有原因的，他妻子要生小孩。算我倒霉，赶上了。”

回家的路上，章晓亮的话一直在方选媚的耳边回响。她喜欢他说话时的那副眼神。

晚上，她把和他的对话写进日记里，入睡前，还一遍遍地在心里重复着。

九月七日，星期一。上午的课间操后，一个“小新闻”在初三（一）班悄悄发布。

肖朋小声对天阔说：“真是祸不单行啊。章晓亮的父亲乘坐的飞机出事了，还有他爹的情人，现在都在医院里抢救。”

天阔怀疑地看着他。

“真的，我没瞎说。我妈和他爸是一个单位的，这消

息还不可靠？我妈说这是恶有恶报。”

“肖朋，什么恶有恶报，也让我听听。”另一个男生走过来。

肖朋冲他做个手势，嘘——

“小刺挠——”楚天阔欲制止他，已经来不及了。

“挺吓人的，还剩八个人没有死，他们躺在一个大病房里。不信？你去瞧瞧。”

天阔昂首阔步地走了。

“发生了什么事，肖朋？”又过来一个男生问。

不到一顿饭的工夫，这消息传给了全班一半以上的同学。有同情章晓亮的，有鄙视他的，有关心他的，也有觉得好玩的。

这天中午，陈述在医院看过章晓亮后，便到楼上看她的好友张秀。在校时，张秀是她们寝室里的老四，大家叫她“张四小姐”。那天的空难，她也在其中。

俩人见面，还没说话，张秀先哭起来：“陈述，你看我还能活吗？”

陈述看其他人缺胳膊少腿的，只有她和另一名男子四肢还健全，只是胳膊、腿、肩等多处缠着绷带，相比之下，她和那人的伤势是最轻的。于是，陈述低声说：“快别哭了，你还是最幸运的。”

“不如死了的好，死了别人都心净了。”张秀说着，眼泪止不住地流。

“张秀，你这说的啥话！想开点儿，快别哭了。”

说话时，陈述发现那位中年人不时地望着她们。陈述望着他时，他就冲她一笑。

“好友，你还记得我的生日吗？”张秀轻声说。

“记得，二月七日。”

“我有一个女儿，一岁多了，会走了。”

“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别瞎想了，来日这些都会有有的。”陈述安慰她道。

“也许你会责怪我，结婚生孩儿这么大的事，居然没告诉你。”

“空难之后，你的想像力突飞猛进。”

“不是我不想告诉你，我早想对你说，但我没法说。”

“那就别说了。”

嘴上这么说，陈述的心里在犯嘀咕：她说这话跟真的似的，但愿她的神经没有被破坏。因为不放心，陈述仔细看了看她头部的伤。

“我求你办一件事，就今天，请你无论如何到情侣小区去看看我的女儿。家里该缺钱了，存折在《红楼梦》第三卷里。”

陈述不觉笑了。听起来倒像是一个完整的故事。她说：“张秀，人生谁没个灾、没个难呢，因此你就成了小说家了吗？才几日不见，耐不住寂寞的张四小姐又编起故

事来了。”

张秀在大学里是个有名的才女，诗琴书画样样全。有不少男生因为她，害上了相思病。

“这是真的，陈述。”

陈述笑了。她环视四周，与方才那位中年男子的目光相遇时，他又冲她笑了笑。陈述好生奇怪：难道人一遭意外，神经就错乱了吗？他一定以为我是他记忆中的什么人。她努力在记忆的库房里搜索，结果是她从未见过这个人。正在这时，只听张秀说：“看到了吧，那个冲你笑的就是我女儿的亲生父亲。”

这怎么可能！陈述心想，一定是她的神经错乱了，可怜的张秀。她上前摸了摸张秀的额头。

“清醒着呢。我是个第三者，一个不光彩的第三者，我的女儿只能是个私生子，这回你该信了吧。”张秀伤感地说。

陈述摇了摇头，人在神经错乱时的话语，有时也是合乎逻辑的。

“也许，你会骂我不争气，骂我堕落，这些我已不在乎了。我知道你不会信的，事实就是这样，我该怎么办？我爱过，永不后悔。可是，你知道吗，这代价太大了，一切都不可能重新开始，来不及更正了。从死神手里逃出来，我就有这种感觉。噢，对了，只顾说我，忘了问你，这么忙你咋会有空来？”

“我的一个学生出了车祸，也住在这家医院里。”

“男生女生？”张秀问。

“男生。”陈述说，“他父亲出差了，母亲去外地料理丧事，所以……”

张秀神色紧张地问：“他叫、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章晓亮。”陈述边说边站起身来，“看把你紧张的，我走了，改天再来看你。”

陈述走了。

冲陈述笑的那个中年人顿时惊呆了。

他就是章晓亮的父亲章建军。此刻，万种不测一时涌现在他的脑海里。胳膊没事吧？腿要断了，那可不行，眼睛是万万不能出一点差错的，否则……他不敢想，他的儿子晓亮才十五岁呀。难道这一切是缘于我的错？

章建军想着，突然决心改变那个重大的决定，只要儿子一切平安，他宁愿舍弃这个决定换来儿子的性命与健康。他在心中默默祈祷，让儿子的伤痛转嫁到自己的身上。一个人少了腿，少了脚，少了手臂和五官……少了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都是相当痛苦的。冥冥之中，一定有神灵存在，否则，他怎么还会活着？

章建军祈求儿子晓亮健康平安的条件是放弃离婚。原计划这次他和张秀回来后，由他主动向妻子张洁摊牌——离了。他要给张秀和他俩的女儿一个合法的地位。

这场空难动摇了他的决心，晓亮的“车祸”使他毫不

犹豫地放弃了这个决定。晓亮的伤势怎样，他无从得知。眼下，他还不能下床行走，他企盼着陈述尽早再来。

陈述从病房出来后，去了情侣小区。她用张秀的钥匙开了门进去，却不见保姆和孩子。这的确确是张秀的房子，有她和那个男人的大照片。两居室房子，没有装修。又等了会儿，见没人来，陈述留下一张字条和身上所有的现金后就走了。

她骑车来到章晓亮的家，一是看晓亮的母亲回来了没，二是想补上二日的家访课。她正要举手叩门，听到身后一个声音说：“别敲了，家里没人。”

循声望去，楼梯上站着一个女子，二十来岁，手里牵着个小女孩。小女孩不厌其烦地上上下下。看见有人，她执意走下来。

“你是楼上的？”陈述问。

“不是的。”那女子答。

小女孩已经走下来。那女子对小女孩说：“艾艾，叫阿姨。”

艾艾转着一双圆圆的大黑眼珠，好奇地望着陈述。陈述愣愣地看着小女孩，觉得自己在什么地方见过她。艾艾仰着脸，微张着嘴巴，大胆地和陈述对望着。

那女子又重复道：“叫阿姨呀。”

陈述蹲下来，仔细打量小女孩。小女孩往陈述这边伸了伸头，原来她在看陈述眼睛里的她自己。

多么可爱！

小艾艾偏偏不喊阿姨，那女子觉得小艾艾没有给陈述面子，解释说：“我是她的保姆，我叫云朵。”

陈述忙站起来：“你是保姆？”

“是的，艾艾一生下来，我就来了。”

“那你不想念书？”

“不想念，光念书有啥用？我想挣钱，挣很多钱。”

“挣那么多钱干什么？”陈述问。

“穿好看的衣服呗，用最贵的化妆品，到大饭店吃饭，手上也戴俩戒指。将来，我结婚，生小孩呀。”云朵天真地说。

这时，一位中年妇女来到这扇门前。

云朵忙说：“艾艾，快叫奶奶。”

中年妇女说：“请问，你们找谁？”

云朵忙从口袋里翻出一张纸，递给她。是一张身份证复印件。

“他是你们家的人吧？”云朵指着那张纸说。

中年妇女一脸诧异，这是丈夫章建军身份证复印件。“是的，你是干什么的？”

云朵松了一口气：“事情是这样的，我是他们家的保姆。他说上星期二回来，现在快一个星期了，他们还没有回，家里已经断钱了。这个是他女儿，我是按身份证上的地址好不容易才找到这儿的。”说完，云朵骄傲地笑了。